

中国是讲规矩的社会，做人讲规矩，读书讲规矩，吃饭睡觉讲规矩，文学讲规矩，艺术讲规矩，婚嫁喜庆讲规矩，做官、做生意讲规矩……

最近的古诗词热，带来一股读诗写诗的清风，十分可喜。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中国古诗词，有着强大的社会功能，同时也是规矩很多的地方。

首先是格律严谨；不讲格律，就是“打油”，或者叫“快板书”。“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不守规矩不成，按规矩办又不易，“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真是难矣哉！另外，虚实相生，排律、音韵、锤字炼句，等等，都有讲究。尽管有讲究，但人们喜欢诗词，几千年来，吟诵不息，古诗词里面的思想火花、情感的波涛，晶莹腾跃，未曾稍减。

孔子又说：“诗言志。”《毛诗·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志很重要。有一次，孔子问身边的颜回、子路：“你们何不谈谈自己的心志？”子路说：“愿将车马和轻裘和朋友共享，用坏了也无所谓。”（那时候就有了共享意识）颜回说：“我要做到了不夸耀自己的长处，不表白自己的功劳。”子路又说：“我们想听听老师您的愿望。”孔子说：“老人能过得安适，朋友之间互相信任，年轻人怀有远大理想。”（“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战国的吴起说：“有身贵而骄人者，民去之。位高而擅权者，君恶之。禄厚而不知足者，患处之。”（见《说苑》）这就从相反的方面提到不守规矩的结局，印证了“志”为人的立身之本，不仅是作诗的规矩，也是人品的标准和规矩，不讲规矩，当然“民去之”“君恶之”“患处之”（有牢狱杀身之祸等着），教训已经很多了，不必赘言。

戴祖贻先生是上海著名的西服店培罗蒙创办者许达昌的第一嫡传弟子，自1934年到上海培罗蒙西服店当学徒，满师后一直在培罗蒙工作。1949年底奉师父许达昌之命去香港经营培罗蒙；1951年去日本经营培罗蒙近60年。他以精湛高超的手艺，热情周到的服务，在日本服装界赢得了很高的地位和声誉，以至于日本或外国来的客户都称呼他为“培罗蒙”様，而不叫戴先生。他说：“多数培罗蒙的历史都还在我的脑袋里。”因许达昌20世纪40年代末到中国香港、日本开店营业，对于老上海声名卓著的培罗蒙西服店的发展历史，人们多语焉不详，所见资料也多有讹误。笔者有幸数次在戴先生的上海寓所与其晤谈相叙，并特意到日本东京看望老人家。

戴先生已年逾95岁高龄，但依然精神矍铄，侃侃而谈。

戴氏夫妇都是典型的越剧迷，特别是戴夫人张英娣，对越剧小生唱腔“范派”尤其痴迷，对“范派”的创始人、著名越剧艺术家范瑞娟老师更是崇敬有加。早在20世纪40年代，

范瑞娟在上海的戏院演出，张英娣就抱着儿子早早等候在戏院门口，就是为了为一睹范瑞娟老师的风采。后来张英娣跟随戴祖贻去了日本，但只要听说范瑞娟到香港演出，哪怕票价再贵，她也一定会赶去港岛观看。

1972年，范瑞娟到美国访问演出，途经东京，不料在东京机场遗失了护照和机票。身在异国，人地生疏，范瑞娟为此焦急万分。恰巧这一天张英娣在赤坂饭店用餐，听到一位热心的朱太太提及了范瑞娟丢失护照之事。英娣本就是

吴起说的主要还是为官的规矩。这个规矩最主要、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把老百姓的冷暖装在心里。

传说周公静静吃饭时，有客人求见，他马上将口里的食物吐掉，把头发绾好，出门见客。“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就是表彰周公讲规矩，讲礼貌，赢得人心。

其实，为官的“规矩”是真不少的。共产党的党章、党的纪律、国家的法律等，都是“规矩”。

老百姓到机关办事，到处是“规矩”。排队、跑路、盖章、缴费、久候……一个衙门一道符，少一个“规矩”就办不成。

部门与部门，单位与单位，各有自家的“规矩”，互不干扰。有的“规矩”，虽然很花哨，还是躲不过一些人的法眼。不懂“规矩”的，就门好进，脸好看，事难办。懂的，就“水”到渠成。

有些官员，是很懂“规矩”的，几百官员，谁大谁小，能倒背如流；虽然是下级，实际上顶个上级，察言观色，信息灵通，迎来送往，从不大意，错了就是没规矩。官场有好规矩，也有坏规矩，按好规矩做人，做官，老百姓就欢迎；按坏规矩办事，是旧官场陋习、恶习，使老百姓有话不敢说，有难无处伸，无奈地逆来顺受、忍辱负重，这些庸官、昏官，最后只能是“民去之”，“患处之”。

派头十足，却不干实事、不关心群众疾苦、生怕丢官的人，老百姓心存不满，目笑存之，称之为“不像话的官”，议论只要地震、火灾、水灾一来，准是他们携眷先逃，比谁都跑得快。“民去之”，就是这样严厉。说明人心对“官规”的审视，其实极严，尤其在一些节骨眼上。这也是延绵了几千年的一个事实。

人心是杆秤，官员们如果能经常在这个秤盘上去掂掂自己，可能知道些斤两。

古道热肠之人，更何况是她尊敬崇拜的范瑞娟老师有了困难，她二话不说，马上辗转找到范瑞娟老师，并陪着范老师一起赶到赤坂警察署登记报案。张英娣略通日语，她向警察详细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在警察署取得证明后，她又去中国大使馆补办护照。范瑞娟老师是著名的越剧

记忆深处的温情

李 城

演员，她饰演的梁山伯、焦仲卿等角色，在中国是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她出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还被拍摄成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戏曲电影。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也为有此机会目睹范老师的风采而感到格外高兴，他们热情地为范瑞娟办妥了回国签证，全部过程相当顺利。

范瑞娟老师受此惊吓，加之旅途劳顿，身体略感不适，戴夫人随即请范老师去帝国饭店培罗蒙店中稍事歇息，又积极与范瑞娟在美国芝加哥的亲友联络。范瑞娟老师非常感激戴氏夫妇的热情相待，分别之际，大家依依惜别，合影留念。

自此，戴夫人英娣每次回上海，都会与范瑞娟老师联络问候。范瑞娟老师宽厚淳朴，为人亲和，她与戴夫人倾心相交，彼此了解，两人遂以姐妹相称。范瑞娟老师每有演出，必来相邀观赏。

1998年戴祖贻78岁寿辰之时，范瑞娟与胡兆芬导演一起前来祝贺，并且带来了贺礼。这是一幅精心装裱的祝辞，是范瑞娟老师特意请书法家朱德生书写的。收到这份珍贵的礼物，戴祖贻夫妇欣喜不已，感念在心。如今，戴祖贻将当年范瑞娟老师馈赠的两帧墨宝高挂在家中客厅的墙上，以时时缅怀范瑞娟老师这份真挚的情谊。

生活，只是在这样收获的季节，才回到这祖祖辈辈赖以生为的土地，去扛起一个男子对家族应负的责任。

而箩筐前的一位老阿妈，正仔细地捡起地上每一串金黄的穗子。老阿妈知道，每一株小小的青稞，都是青稞苗儿一季的努力和奉献，结穗，成为人们餐桌上的芳香的美食，那就是它的使命！也正是这一粒粒的青稞，养育着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孩子，无论你是否成长高飞、走遍四海八荒，这片长满青稞的土地，才是最坚实的港湾，而老阿妈，一定会默默地守着这片土地，守着这片青稞，守着这片金色的希望！

我被这齐心协力、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深深地吸引住了，但这场面人员众多，如不加思考地随意拍摄，画面一定也会显得杂

夜光杯

昆明虽然四季如春，但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春季，情景还是大不一样，就像一个多情女子，进入恋爱期后那眉眼就格外顾盼有致、流闪如波，让与其同样多情的昆明人难再保持静定。

原先一丛丛一簇簇开放在公园或庭院的玉兰、山茶，就像捂在老昆明人家堂屋火盆里的暗红，被从厚厚的炭灰里扒出来，加上三两块新炭，撮着嘴一吹，就火星飞溅，腾地点燃了横斜在窗里窗外的青枝绿叶，蔓延开去，一发不可收拾。西山脚下的迎春花、呈贡果林的桃花梨花苹果花，护国路闹市夹道的杜鹃花、三市街街心花园的龙胆、百合，云大昆明工校园的樱花、海棠和无处不在、杂然而生、招摇于楼角、翻越过墙头的千百种花，你追我赶，呼啦啦翻卷。一时间，斑斓色彩，目之所及，都是让人心慌意乱的妖娆和艳冶。

黄鹂也已经从杜甫的诗句里启程，它啄露而歌，声音里滚动着水珠，于某个清晨流淌到枕边，打湿你的眉睫，催你一跃而起，推窗看着那满院突然汹涌而至的红涛绿浪发愣。

还是到昙华寺、圆通山，捞鱼河或者随便哪个公园走走吧。一袭清晨的阳光里，百灵在唱花灯，画眉在唱滇剧，八哥讲着昆明方言。它们用一种喧嚣酿制幽寂，用一种热闹



夜光杯

昆明，昆明

原因

营造恬静，却又巧妙地躲藏在密不透风的叶丛花簇间，仿佛在玩一个捉迷藏的游戏。看得见的只有悬垂在一棵老树皴裂的树干上的一只头缀红缨的啄木鸟。它偏着头沿树干上下察看，不时咯咯地叫几声，略带鼻音，拖着悠长尾音，俨然坐诊的福林堂老中医。布谷鸟的啼鸣则像破土的竹笋，鹅黄嫩绿地冒出来，长长短短、顶端尖尖，裹带着梯田拾级而上的明亮和稻种有颗粒感的幽香，戳向弥漫着的暖湿气流，可能带来的慵懒，提醒人们“正是披蓑叱犊时”（宋·蔡襄诗句），同时也搅动起每个人心中的乡愁，让你茫然远望。

看见撒向盛开的花朵的一捧金色颗粒了。那是小蜜蜂。它们或者降落于某个花心，或者停驻在某柱花蕊，或者轰地腾起为一团金色烟雾，把一株火把般摇动的花树罩住，就像有人把一袭惆怅披在身上；它们又似存放于我们心房的久远童谣，此刻被绿叶拍着手掌念诵，一字一句，像一粒粒金色的串珠被吐出，滚动在娇嫩的花瓣上，沾着蜜糖。

裙子动物

舒 非

留意到一个现象，跟早些年相比，香港女人穿裙子的越来越少了。最明显的就是乘搭地铁，四周女

子都穿裤子，一个车厢几十个人，看不到一个穿裙子的女人。还有，到服装店铺的女装部，也是裤多裙少。早那么十几二十年，情况恰恰相反，无论是上班还是逛街，香港女人都喜欢穿裙子。跟穿裤子相比，女人穿裙子自然女性化一些。裙子有长有短，纤细细腰，修长小腿，裙摆飘逸，摇曳生姿，阵阵女人味随之散发出来。如今的女人为什么弃裙子而穿裤子？难道她们不晓得穿裙子更漂亮一些吗？当然不是。

问题是今天的女人不再觉得女人味非常重要——女人味其实是吸引异性的一种气质。今天的女人日益自强，不像过往那么依赖男人，起码她们不觉得非得男人欣赏自己不可。于是，她们的打扮从“女为悦己者容”，变为“女为已悦而容”。

从实用的角度来说，穿裤子当然比穿裙子方便得多。首先，穿裙子要穿上丝袜，要穿一双衬裙子的鞋，最好是高跟鞋。还有，穿了裙子，走路要斯文，不方便爬上爬下。穿裤子就随意多了，没有那么多忌讳。顾环社会，今天年轻的女子确一直在朝着“中性”方面走。

假如问我的看法，我会觉得有点可惜。金庸曾经说过：漂不漂亮还在其次，最要紧的是女人看上去要像个女人；男人看上去要像个男人。女人少穿裙子，街上或者办公室就少了一道动人的风景。想想看，穿着漂漂亮亮的裙子，婀娜多姿地走在夏日的街上，好像盛开的鲜花，不是给城市增多一道亮丽的风景吗？

我想体

现的时

正是带着这些观察与思考，当画面中人、车、物出现在了理想的位置时，我不失时机地按动快门，记录下了这幅当地藏民最朴实最自然的劳动画面。



蝴蝶是小小的帆船，它漫无目标地航行在无边无际的姹紫嫣红里，而滇池泛着金属光泽的波浪却在不远处吻舔着红嘴鸥的翅膀。当一只蝴蝶停泊在一朵花上的时候，双翼郑重地合拢，仿佛刚出来的新花瓣，触感却有着微微的体温。我之所以碰了它一下，是因为想起蝴蝶是“对折的、找不到投递地址的雪白信函”那句话，想拿来展开一读。但我惊动的是一大群蝴蝶，它们骤然起飞，缓缓滑翔，又参参差差先后停落，仿佛透明的眼泪在终将归去的春天的脸颊流过、滴落。我猜想写在它们笺纸上的诗句必定与爱的忧伤有关。

就这样，我徘徊在昆明的春天里。有花用媚笑迎我，有鸟用清歌留我，有蜂蝶用婀娜舞步缠我。这都是季节放出来的话。春天在喊我？她也许要我成为蜂蝶钻进花心授粉采蜜，成为飞鸟在花枝婉转吟唱，甚至成为一朵徐徐打开的花，摇曳在满城的五彩缤纷里。

我热爱蜂蝶、小鸟和花朵，这是作为一个人才具有的情感。我欣赏并享受着美丽、美声和美丽生命的勃勃生机，这是作为一个人才拥有的幸运。思接千载，情满八荒。人自有其融入春天的方式。我明白了，还是做一个人比什么都好，在昆明的春天。

1916年，保罗·盖蒂以500美元的低价，从拍卖所里买到了马斯科吉郡一块无人问津的土地，尽管拍卖的人声称它是“上好的农场”，不过，保罗·盖蒂对农场的经营却毫无兴趣，他买下后就叫来了钻井队，结果挖出了一个油田，日产7000桶石油。保罗·盖蒂立刻变成了举世闻名的石油大亨。

当时，几乎所有美国人都又羡慕又嫉妒地赞叹说：“保罗·盖蒂太幸运了！”但事实上，他们只是看到了保罗·盖蒂的这次幸运，他们不知道的是保罗·盖蒂此前的经历。

因为石油的勘探并没有那么容易，每钻200口井才能找到5口有石油的，而能出产并获利的却只有1口，成功率只有0.5%，再加上勘探一口油井的经费和艰辛，这绝对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情。

在此前的20年里，保罗·盖蒂为了寻找和开挖油田，已经花费了父亲留给他的所有家产和积蓄，他自己办的小工厂也被他卖掉了，他甚至为了寻找油田而差点葬身深山老林……

在倾家荡产之后，保罗·盖蒂又举债寻找油田。这次，他看准这片农场下面有石油，于是再次向银行借钱并将它买了下来。没有人知道如果这次他又失败了会怎么样，但非常幸运的是，他成功了。

所以，对于别人口中所说的“幸运”一说，保罗·盖蒂是否认的。他经常这样对人们说：“这其实不是幸运，而是坚持。事实上这样的幸运属于每一个人，只不过除了我以外，所有人都无法这样坚持下去。”

摄影